

叶赛宁研究论文集

岳风麟 顾蕴璞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叶赛宁研究论文集

岳凤麟 顾蕴璞 编

责任编辑：邵兰琴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80千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350册

统一书号：10289·153 定价2.40元

目 录

关于叶赛宁·····	艾 青 (1)
关于叶赛宁的断想·····	孙 玮 (8)
思想矛盾和艺术魅力	
——浅论叶赛宁的人品和诗品·····	顾蕴璞 (12)
浅谈叶赛宁与革命·····	原学会 (42)
时代的风云和叶赛宁的诗神	
——叶赛宁的思想矛盾及其演变初探·····	岳凤麟 (64)
叶赛宁诗歌中的城市·····	张 勇 (77)
论叶赛宁的忧伤·····	谷恒东 (93)
从大自然中流出的爱的旋律	
——叶赛宁和他的诗漫笔·····	刘湛秋 (109)
“痛苦的爱”和“甜蜜的怨诉”	
——漫谈叶赛宁的抒情诗·····	章廷桦 (126)
朝霞中的白桦	
——评叶赛宁及其诗歌艺术·····	陈际衡 (138)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	汤毓强 (155)
试论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笔下的自然美·····	陈守成 (167)
论叶赛宁诗歌的抒情方式·····	黄正义 (191)
从叶赛宁的诗歌语言看他的艺术成就·····	张学增 (206)
叶赛宁之死·····	王守仁 (230)
叶赛宁的代表作——抒情叙事史诗《安娜》	

《斯涅金娜》	杜嘉蓁 (254)
浅谈叶赛宁艺术个性的心理特征	李正荣 (265)
试论王维与叶赛宁在色彩运用上的异同	管三元 (276)
苏联对叶赛宁评价的前前后后	顾蕴璞 (295)
叶赛宁研究资料索引	阮积灿 (306)

关于叶赛宁

艾 青

五十年前一九三一年，在巴黎，我对诗歌发生了兴趣，买了一些诗集，其中也有几本法文翻译的俄罗斯的诗：普希金诗选、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叶赛宁的《无赖汉的忏悔》。这些诗，都是我作为学习法文用的。

一天，和我同房住的人有一个法文老师——波兰的女青年，看到我的桌子上的诗集，惊叫起来：“你喜欢诗！”然后拿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本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

我说：“自杀的是叶赛宁。”好象为了纠正她。

她说：“叶赛宁是五年前自杀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最近自杀的。”

我听了之后，感到惘然。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两个诗人，在同一时代里，从不同的程度上迎接了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从未来主义的一群中走出来，大声疾呼地奔向革命，写了大量的歌颂无产阶级胜利的诗篇，他的诗是不朽的；

而叶赛宁，从意象主义者中间出来，以旧俄罗斯农民的眼光，看着暴风雪疾驰而至的心情迎接了革命。他的诗充满了哀怨，留给人们以难忘的纪念。

叶赛宁的诗，反映了对旧俄罗斯的依恋，他从土地出发，

含情脉脉地申诉了他的思念。

叶赛宁最早出现的诗是在一九一〇年，当时他只有十五岁。

在白菜地的畦垄上，
流动着红色的水浪，
那是小小的枫树苗儿
正吸吮母亲绿色的乳房。

他从十五岁开始，就写了大量的情诗。象他写的《拉起来》：

拉起来，拉起红色的手风琴。
美丽的姑娘到牧场会情人。

燃烧在心中的莓果，闪出矢车菊的光色。
我拉起手风琴，歌唱那双蓝色的眼睛。
闪动在湖中的缕缕波纹不是霞光，
那是山坡后面你那绣花的围巾。

拉起来，拉起红色的手风琴，
让美丽的姑娘能听出情人的喉音。

这样的诗，给当时充满神秘主义的诗境一股十分强烈的田园的芬芳。人们怀着欣喜接受了他的访谒。他到了莫斯科，一边做店员、校对员，一边参加当时的文艺团体的活动。

他也写了现在题材的诗《铁匠》：“以新的力量，向太阳飞去吧，在它的光芒中，把希望之火烧起来。”

一九一五年，他在彼得堡和当时著名的诗人勃洛克交往，受到他象征主义的影响。勃洛克是非常赞赏他的。

他出版了第一个诗集《扫墓日》，给文坛以震动。象耕牛跑进了客厅，受到惊奇的欢迎。

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来临。他把革命看做“尊贵的客人”，要他母亲“明天早点把我唤醒……我要去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在我们的房子里点起一盏灯。人们都说，我很快会成为一位著名的俄罗斯诗人……你喂养的褐色奶牛的乳汁，滴进了笔尖，滋润着我的诗。”

他热情地歌颂革命，“太阳的光辉在天空永存”；革命“预示着美好生活的来临”：

金色的俄罗斯，高唱吧，高唱，
急切的风不停地把歌声送往四方！
欢乐的人正浓蘸着喜悦，
书写你那牧人痛苦的篇章。
金色的俄罗斯，高唱吧，高唱。

我爱那水浪激荡的絮语声，
我爱那波涛中明亮的星星。
美好已经把灾难代替，
人民都生活在幸福中。
我爱那水浪激荡的絮语声。

“我低头看田地，仰面望上苍，青空和地上
都会有天堂……我知道，我坚信——
只要有一双勤劳能干的手就会有喷香
的乳汁润解庄稼人绝望的愁肠。”

一九一二年他写了《诗人》，显然是自己的宣言：
诗人，他打击着敌人，

把真理当做母亲，
象爱同胞兄弟一样热爱人民，
时刻准备为他们去忍受苦痛。
他随心做的一切事情，
别人却无法完成。
这才是诗人，人民的诗人，
祖国土地的诗人！

但他好象始终在恋爱中，被人抛弃与抛弃别人，时而悲苦，时而欢欣；他生活得颓废，狂热……他和当时著名的舞蹈家邓肯结婚，她比他大十七岁。他到欧美旅行。

他的母亲反对他写诗，也反对他的生活方式。一九二四年，他接到母亲来信，劝他“不如在田里做点活计，早些学会耕田扶犁”、“你父亲常扳着指头计算，你写出的诗篇，能挣到不少钱”、“在这个世界里，你失去了孩子，妻子也被别人娶去”、“家里没有车辆和马匹”、“根据你的才智，在乡委会里，可以当个主席。”

他给母亲的回信里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我最喜爱的是春天”。“我更爱，春天的急流泛滥”、“但是，我深爱着的那个春天的壮景，我称它伟大的革命！只有为了它，我才肯自愿忍受一切苦痛。我的心唯把它等待，久久盼它早日来临”、“……我们都武装起来了，它正在发挥着威严；有人坐在大炮旁边，有人拿起战斗的笔杆”。最后说：“当时光到来，熊熊大火能把整个大地照亮……”

他怎么能回到家乡去过农民的生活呢？他已离不开城市的喧闹的环境。

他依然写着情诗，依然过着忽而悲哀、忽而兴奋的生

活。他是为爱情所苦，而又摆脱不掉爱情的人。

他的爱情诗是和大自然联系起来的，是和土地、庄稼、树林、草地结合起来的。他的诗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气息。他的诗，和周围的景色联系得那么紧密、真切、动人，具有奇异的魅力，以致达到难于磨灭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时间再久，也还保留着新鲜的活力。

他也毫不掩盖自己的思想感情：

我是谁？我不过是个爱幻想的人，
蓝色的眼神失落在烟雾之中；
我跟世上的某些人一样
随随便便浪费了自己的青春。

跟你亲吻，我习以为常
因为我吻过很多人，很多人，
我说那钟情、动听的话儿，
象划燃一根火柴那样容易、轻松。

他也常常哀叹流失了的年华，哀叹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碧蓝的夜晚，月照的夜晚，
那时，我多么年轻又好看。
难以阻拦啊，再也不能相见，
一切都从身边飞走了，很远，很远……

心儿凉了，双眸也已经发暗……

幸福是碧蓝的，啊，月照的夜晚！

他甚至采取自我嘲讽：“我是个光棍、无赖汉。为写诗，我酗酒、变傻”，但是，

但我的心是热的，
趁它还没有生出霜花，
白桦林的俄罗斯呀
被抛弃的姑娘，我爱她。

眼看着他所爱的那个旧俄罗斯，那个生长着赤杨林的田野，那个急驰着雪橇的——那个他沉溺地爱着的俄罗斯将要消失了：

风雪正急速地旋转，旋转，
那是别人家的马车奔驰在田间。

车上坐着一位陌生的青年。
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快乐又在哪边？

啊，就在这急旋的风雪下面，
疾驰的马车把我的一切夺走了。

他为自己和他所生活的时代唱着挽歌。他看见死亡向他逼近，“穿孝的白桦林哭遍了整个树林”，他向世界告别了：

.....

再见，朋友，不相握，不交谈，
无须把愁和悲锁在眉尖，——
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
但活着，当然，更不稀罕。

他已患了精神抑郁症，这一年（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他自杀，那时，他才三十岁。

他死时，马雅可夫斯基曾说：“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过了五年，一九三〇年，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也自杀

了，死时留下一个纸条：“生命的小船，触上爱情的暗礁。”
他也只有三十七岁。

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无比强大的威力继续前进。这两个诗人，都曾经歌颂了革命，不管他们的死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还是个人生活上的悲剧，都是革命大洪流中激起的浪花。

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上海被捕入狱，所带的诗集全被抄家抄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革命与反革命都是国际性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叶赛宁的断想

卞 珪

我最早读到叶赛宁的诗，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休学回到河南省的一个小城市里，过着很乏味的生活，有时还感到一种少年人的茫然和忧郁。我偶然得到了几本上海出版的杂志《新诗》，使我在烦闷中得到些许的乐趣。这个刊物是五四运动以后一家重要的诗歌杂志，许多名家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还有更多的诗人经常为它提供作品。但是，它的总的倾向应该说是现代主义的。《新诗》上也常发表翻译过来的外国诗人的作品，刊载评介外国诗歌的文章。就在这个刊物的某一期上，我读到了戴望舒先生译的六首叶赛宁的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似乎同期还有施蛰存先生译的一篇关于叶赛宁的文章。戴望舒译的六首诗的题目是：《母牛》、《启程》、《我离开了家园》、《安息祈祷》、《最后的弥撒》、《如果你饥饿》。《新诗》今天早已成为图书馆中的“珍本”。不过，一九八三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译诗集》将这六首诗也收在集中，这才让现在的读者和研究者有了重新阅读的机会。

戴望舒译的这些诗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对叶赛宁的深刻印象，虽然我对诗中的含意和感情还不能十分理解。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仍然是叶赛宁的诗（也许就仅仅是这几首诗）的爱好者，在他的诗中我看到了过去俄罗斯的乡村景色，体味

到一种浓重的乡村的情绪。当然，还有一些我虽然感到却又说不明白的东西。后来，有次我随便翻阅中华书局的旧版《辞海》，发现书中有关于叶赛宁的一条。这个条目只有几十个字，除了诗人的生平外，对他的诗的风格评论概括为仅仅十个字：“感情温雅，措辞自然流丽”。忽然间我觉得，这句简短的话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模糊的感觉。

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没有再读到过叶赛宁的诗。但在快要离开重庆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对叶赛宁的认识深入了一些。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许许多多人都离开重庆了。何其芳同志却留在重庆工作，并且负责创办一个文学刊物《萌芽》。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这个刊物要我翻译一、两篇高尔基的回忆文章。我选了两篇比较短的译出送去，一篇是回忆安年斯基的，一篇是回忆叶赛宁的。两篇中我更喜欢前者，我觉得高尔基很自然地写出了个朴实、深沉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过了不久，有天下午我正独坐在中苏文化协会楼上寂静的办公室里，这时有位客人经过楼上正面的凉台来我的办公室，原来就是其芳同志。他身材微胖，戴了一副老式的眼镜。他可能是从城外新华日报来到城里，加以天气仍然炎热，坐下来后首先擦去脸上的汗珠。他在谈话中说，高尔基写叶赛宁写得很深刻生动，决定把这一篇发表在《萌芽》上。我和其芳同志后来在北京还见过许多次面，但我总忘不了第一次见面时他那种平易、坦率、诚恳的态度。的确，在思想上对我真正有益的，倒也是回忆叶赛宁的这一篇。高尔基在文章的开头就用关于一个乡村孩子的故事对比叶赛宁的自杀，似乎是在说，如果一个作家只受感情的驱使，而不理解现实社会，特别是不理解新的现实，是不免会发生悲剧

的。我后来常常感到，这个见解不但对研究叶赛宁的一生有指导作用，就是对了解其他一些作家的令人惋惜的命运，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我所看到的第一本俄文叶赛宁诗集，是上海时代出版社在一九四七年编印的。那时，苏联国内的出版社还没来得及重新出版这位诗人的著作。苏联塔斯通讯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当时是罗果夫，他为什么急欲要用时代出版社的名义印行这样一本诗集，至今我也没有问过也许知道内情的同志。不过，对于长期流亡异国，侨居上海的许多俄国人来说，这本诗集自然是会牵动他们的怀乡之情的。戈宝权同志这时也正在上海，他从这本集子中译出了一部分的诗，发表在《苏联文艺》杂志上，为介绍叶赛宁写下了新的一页。

五十年代后期，老友庄寿慈同志鼓励我选译一点叶赛宁的作品。我只译了很少几篇，发表在《译文》杂志上。我选了关于列宁和巴库革命者的诗，这些诗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读时也是很感动的。但因为选的抒情诗很少，而在译者前记中又强调了叶赛宁对革命的积极反应这个方面，也许就没有能够恰当地说明他的总的创作倾向。我在选择他的作品时，按道理说，或者按我个人的偏好说，都应该选译他的《母牛》，特别是《启程》一首。但尝试再三，我深感无法比戴望舒先生译得更好。尽管他把叶赛宁的每首诗都变成了象征派的自由体诗，但我也超不出他作为翻译者的感受和他选用的词句，于是，最后我只得放弃了。

现在，又是许多年月过去了。不仅在苏联继续出版了大量研究叶赛宁的著作，而且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在中国也有不少热心的同志介绍他的诗歌。已经出版了两三种他的诗集，将来肯定还会有第四、第五个译本。然而在这--段相当

长的过程中，我对于叶赛宁却没有新的理解和体会。我只能表达一种愿望，希望叶赛宁诗歌的翻译在我国能不断达到更高的水平，研究者能够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经验，对这位优秀的俄罗斯诗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我相信在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年轻读者会对他的作品发生很大兴趣的。

思想矛盾和艺术魅力

——浅论叶赛宁的人品和诗品

顾 蘊 璞

叶赛宁（1895—1925）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苏联诗人。这位杰出而又复杂、执着而又踌躇的天才诗人，在苏联诗歌发展的途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漫长的岁月里，众多的批评家这样那样地曲解他，抑贬他，排斥他，不准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可是，“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批评家乃是时间”（别林斯基语）。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检验，人们终于一致确认了他作为苏联诗歌主要奠基人之一，以及他的诗作为苏联诗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地位。

大凡接触过叶赛宁的诗的人，几乎都要为诗人内心世界的难以捉摸而困惑，并为他诗作的动人心弦而叫绝。前者涉及诗人的思想矛盾，后者涉及诗作的艺术魅力。这两个题目都很大，而且彼此又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限于水平和篇幅，我想仅就自己对叶赛宁的人品与诗品的粗浅理解，分别谈一谈这两个也许会使我国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先谈谈思想矛盾，后谈谈艺术魅力，都只是初步的、局部的探索，作为对这位伟大的诗人诞生九十周年和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